

創世紀(起源紀)

第三十六課-第四十章和四十一章

中文第 36 課第一頁

請讀創世紀第四十章全部內容

他的兄長們，把約瑟賣為奴隸，大約過了十一年。他現在二十八歲的人了。我猜想，不知道約瑟是否思索著，那些令家人俯首的舊夢，造就了他當前的處境，究竟滋生出任何意義？或者，它們(那些意象)終究只是兒時的幻夢？因為，此時此地，遠離迦南、家人，隔絕多年，或許早已遺忘那些曾向他跪拜的所有禾稼，還有那向他致敬的太陽、月亮以及十一顆星。但是，我們必須清楚，那些夢對約瑟意味著什麼。對他來說，這代表，若它們(這些夢)成真，他將會獲得長子福分。他前面的十位兄長，會被越過，那麼他將成為繼承以色列部族所有財富和權柄的人。

約瑟正身陷囹圄，因為他主人波堤乏的妻子，誣陷他試圖性侵她。我們難以知曉，他在監獄煎熬多久，但是呢，這段時間漫長到足夠讓他獲取司獄的信任。然後，發生了一件事，法老對兩名政府高官勃然大怒，是酒政與膳長。這絕非卑微差事，盡管法理上，所有人莫非王臣，但這兩位都不是(一般)奴僕地位。確實，這兩人權位恐怕是緊跟波堤乏之後。然而，正如東方宮廷屢見不鮮的情形(記住，那是東方人、閃族人此時統治埃及，而不是埃及人)，因為，某種不明的過失，最後讓這些人失去了他們的自由或性命。很可能是，法老只是心情不好，(這兩位高官顯然是埃及人)他們無意間犯了某些東方人的大忌。接著，這兩人最終被逮捕，就像約瑟，被囚禁在司獄的家中，並不像普通人那樣受苦於一般的監獄。

時隔多日，某日清晨約瑟注意到他們倆，面帶困惑和煩悶的表情。他便問他們是什麼事情，困擾著他們。他們說道，各自作了一個夢，卻難解其意。他們這兩人並非，在夢裡見到危險，而是在監獄中，既無合適的先知可詢問，亦無解夢人，能告訴他們，夜間夢境的象徵意義。在那個時代，人們視夢境為重要的大事，因而出現收費的

專業解夢人。當約瑟說出“解夢不是出於上帝嗎？”這句話時，我們才能窺見他所經歷的所有苦難，將(他的)信心淬煉至何等程度，於是，他接著說到：請你們將夢告訴我。

他們就開始進行了，酒政第一個先講。他提到一棵葡萄樹，生有三根枝子，枝上都結滿成熟的葡萄，他為法老釀成了酒。上帝頃刻間啟示約瑟其含義，隨後，約瑟對酒政說了一些好消息：三天內，法老必叫酒政，官復原職，之後一切都必安好。

(第三十六課第一頁)

第 36 課第二頁

此時，膳長見狀似乎受到鼓勵，他無疑是因為，見到酒政的解夢(過程)結果，並同樣期許有好消息。膳長他自然也從自身的閱歷中得夢，正如酒政也同樣有這類經歷。膳長夢見，在他頭上頂著三筐白餅，明顯是一筐疊著一筐的。由於頂層的筐子，招引了飛鳥，竟直接在他頭頂啄食籃中糕餅。約瑟不得不告訴膳長這一個壞消息；酒政將在同一天官復原職，而膳長將失去性命。當然啦，事情就如實發生了。

還有一個小細節，很多譯本都說，膳長是掛(吊死)在樹上。那並非實際的意思，原文所指的乃是；刺刑，將人懸釘在木樁上。吊刑在這時代，並不是主流處刑模式，但斬首才是。然後，斬首後的屍身，常被懸於木樁上(或是一棵樹上)以警示眾人。

現在另外有個，有趣的題外佐證：埃及象形文字(Egyptian hieroglyphs)，印證了這故事諸多方面的細節。打個比方，放在膳長頭頂上的筐筐，這正是古埃及男性搬運物品的常態。他們慣於以頭頂平衡重物。膳長頭頂疊籃的景象，實際上是運送窯烤麵包至宮廷的常態，這本是他每日數次往返的職守。我們都常在旅行的電視節目裡，看過這類的場景。但是，重點在於，你們絕不會看到，埃及女性，她頭頂重物，她們向來以肩背承重。而這種與東方文化搬運重物的慣有習俗，卻是完全相反的。因此，這細微的洞察，正為約瑟乃至以色列民族，寄居埃及時期的聖經記載，提供了眾多可信明證之一。

本章的最後一節經文，讀來有些令人惆悵，但恰是人性常態。約瑟曾厚待這名酒政，希望他官復原職後，請求酒政為他做出同樣的事。但是，經文記載，此時對酒政來說，一切都重享榮華，便將可憐的約瑟拋諸腦後，任由他蒙受不白之冤，在監獄中日漸憔悴。

請讀創世紀第四十一章全部內容

我早前提過一件，或許讓你們驚訝的史實，那就是，在約瑟時代，埃及是由閃族人統治，他們就是閃的後裔、挪亞之子。事實上，當任命約瑟統治該地的埃及法老，也不是埃及人。而約有一百五十年間，埃及官方關於這段埃及歷史紀錄的文獻，忽然中斷了。

個中緣由是，帝王和法老是刻意不寫戰敗和被征服的時代。明白了這一點，就有助於理解，約瑟何以權傾朝野，而以色列起初何以繁衍生息無阻，然而，之後，又何以淪為埃及怒火的首要攻擊目標，以色列最終淪為奴隸的原因。

我也曾提及過，當時，有若干記載，由埃及平民抄錄保存，這些私史正是講述這些異族統治者，希克索斯王朝的珍貴文獻。

(第三十六課第二頁)

第 36 課第三頁

我想為你們讀一段摘錄，取自埃及歷史學家曼涅托(Manetho)的記載，他彙整諸多的文獻紀錄，為我們留下可供深思的史料。

“我們有一位國王名為圖特摩斯(Tutimaeus)。在他的統治下，確實發生一件大事。我不知道神為何對我們不悅。完全沒有料到過，從東方地區，忽然出現了不知名的族裔。他們滿懷必勝的信心，揮師征伐我疆土。兵不血刃即輕易強佔，將我們的統治者推翻，便毫無憐憫地焚燒城池搗毀神廟。所有的土著遭受殘忍對待，或加以屠戮，並

將其餘人的妻兒擄去為奴，最終，他們擁戴他們當中一人為王。他的名字是謝希(Salitis)，他定居在孟菲斯 (Memphis)，並使上、下埃及的人(Upper and Lower Egypt)，向他納貢。當他在舍易斯省(Sais)，發現一座符合他需求的城邑(位於尼羅河布巴斯提斯支流的東段 the Bubasite branch,也稱作阿瓦里斯 Avaris)後，他便重建這一座城，並修築起堅固城牆，更佈署二十四萬大軍鎮守當地，使其更加堅固。

謝希在每一年的夏日，前往該地。一方面是徵收穀類收成，跟發放他手下人馬薪資，另一方面是操練他的軍隊，來震懾異族人”。

此處以極具感染力且凝練的筆觸，記載了埃及被來自亞洲閃族征服的歷史。我們甚至掌握征服者的名字是，一個阿拉伯名字；謝希。當埃及人被大批未開化的蠻族輕鬆征服時，那份屈辱想必如鯁在喉地不願接受。

然而，在上帝高深莫測的神聖護理眷顧之下，這為約瑟執掌大權奠定好了基礎，並使以色列人囚禁於埃及為人質，長達四個世紀之久。

現在，請注意一個由曼涅托提及的地名：阿瓦里斯。因為，在出埃及記中，我們將用相當的篇幅來討論這座城市。

這座大城後來演變為希伯來人，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哥珊地(the land of Goshen) 的家園，這正是絕大多數世俗考古學家矢口否認存在的地方。一個在約瑟時代之後，曾聚居著大量希伯來人口的地區。請記住，那是一個規模多麼廣大的地方，因為新任異族法老謝希，僅為了確保其鞏固，就動員了二十五萬人部隊駐紮該地。

最後補充說明：不久前，我曾交替使用一些專有名詞；貝都因人、閃族人、以及東方人。請讓我解釋一下；現

在，我們所稱的中東地區，在地理版圖上，實際歸屬於大陸板塊的亞洲地區。所以，無論過去和當下，將來自中

東的民族，稱做亞洲人或是亞洲的人，都是恰當的稱謂。東方人並不是特指整個亞洲大陸的人，卻是涵蓋中東人

至中華地區的民族。東方人是亞洲人的子群體。閃族人就是從閃衍生的後裔。來自亞伯拉罕的後裔就是閃族，因

為亞伯拉罕就是閃族人。因此，阿拉伯人和希伯來人都是閃系民族。貝都因人是閃系民族的某支特定分支，習於

定居在沙漠的游民與牧民。因此，恰當而準確地說，那些入侵並征服埃及的民族，應該是 a)貝都因人，因為他們

是沙漠的牧民 b)閃族人，因為他們是閃的後人。 c)東方人，因為他們曾隸屬於中東文化的民族，還有 d)亞洲人或是亞洲的民族，因為他們來自亞洲大陸地區。

(第三十六課第三頁)

第 36 課第四頁

我們繼續研究創世紀第四十一章的內容。

從上一章結尾以來，已經過了兩年。約瑟年近三十歲，而且，監獄仍然是他的家。對約瑟來說，夢境目前只是一種麻煩，然而，這一切即將要發生改變。

法老做了兩個夢，這讓他深感不安。為何這麼不安呢？因為夢境過於真實，當他醒來後；第七節經文說，發現這不過是個夢，使他如釋重負。然而，夢境內容卻是這麼的；似乎比夢境還更像是一種異象。所以，他感到有必要探詢其背後深深的含意。他就召喚他所有的“術士和博士們”，來講解這些夢境的意義。法老召集的這兩組人，都是他的智囊團、政府內閣成員(王宮內廷)，他們各自代表著，埃及靈性及知識界的菁英，而他們無能為力。

埃及的宗教精神體系，融合了泛靈信仰；眾多(所謂的)神明和女神，包含了大量‘魔法’和‘巫術’的通靈士。法老，與所有臣民一樣，篤信這種承襲自古巴比倫神秘主義的傳統宗教，那是深植於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基督徒本可以從這些異教徒(即便是錯誤的)，對宗教信仰赤誠不疑的篤信中學習，因為他們將信仰視之為生命中的核心。它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，都與信仰體系，相互緊密交織。卻沒察覺到，那一套是撒旦設計的虛妄陷阱。正因如此，法老自然將這些宗教專家、通靈者納入自己的核心幕僚團。

相對的，這些“博士”反而不代表精神、泛靈領域，他們是埃及的知識分子，象徵著埃及，高度發達的世俗知識和科學體系。

法老向眾人講述了自己的夢境，但是，他們沉默地站著，無人能解其中(夢境)的含意。兩年前曾被法老下過牢的那名酒政，現在遲疑地向前邁一步。他向法老提到關於這位約瑟，曾精確地圓解他的夢，還有膳長的夢。法老立刻下令，將約瑟帶到他面前。

法老對約瑟說，他做了些夢，連最傑出的智者，和最棒的術士，都無法圓解。但有人告訴他，約瑟可以解夢。約瑟很真誠地答覆，“這不在乎我！上帝必將平安的話回答法老...”。

就這樣，希伯來奴隸約瑟，站在法老面前，周圍是最受崇敬的宗教領袖，以及全埃及的知識精英分子。眾人束手無策的難題，正等著解答，因為他們根本不具備這種能力。既然，這的確是由上帝啟示法老的，蘊含聖潔真理的預言式夢境，那麼僅憑淺薄的世俗學識，和雖然虔誠卻虛假的宗教信仰，又怎能揣測窺探到它們(夢境)的意義呢？這是絕不可能發生的！唯有與上帝屬靈合一的兒女，方能知曉真理。那麼，約瑟即將要向法老宣告這真理。

(第三十六課第四頁)

第 36 課第五頁

首先，約瑟澄清這些夢境源自上帝。接著，他告知法老這兩個夢境，都關乎同一件大事，一個必將到來的飢荒。

第一個夢境是關於母牛，先是有七隻肥美的母牛，然後，有七隻羸弱的母牛。第二個夢是關於穗子，先是有七株豐盈穗子，然後有七株枯槁的穗子。這裡同時出現的兩個夢境，是很重要的，因為，有一個夢是跟牲畜有關，那另一個夢，事關田間作物。那就是，這食物供給的兩大要素，將遭受即將來臨的大災難衝擊。

按上帝的法則，祂從不施行審判而不給予警告，但凡側耳聆聽者，必得預警！於是，上帝宣告，祂將確保有七個異乎尋常的豐饒年份，另外七年，會有異常低於正常糧食產量，卻是可怕災荒的年份。

接下來，約瑟獻上應對這場即將到來的考驗的智慧之策。當然啦，我們可以擁有像這類的智慧本質，其來源，毫無疑問的是：(就是來自)萬物的造物主。約瑟向法老建言(大意如下)，請在今後這七年，頒布法令。全埃及徵收所

有收成的百分之二十，然後積蓄起來，應對那一天的到來，以備七年後，荒年之需。在這異常豐饒的七個年裡，不要肆意揮霍度日，當以智慧來善用此時機，未雨綢繆。可以想見，民眾對此法令未必熱心。畢竟，他們舉目四望，只見富庶景象。未來看似耀眼，無須杞人憂天。為何要這麼負面呢？無疑的，許多民眾將這視作，令人憎恨的異族統治者希克索斯的陰謀，不過是以儲糧為名，行斂糧之實，藉機中飽私囊。信靠上帝何其困難，勝過眼見為實！尤其是，當事情都順遂的時候。但是呢，確實要讚賞這位法老，他不僅認真對待約瑟的建言，更付諸行動，而非止於思量。

我不禁思考，我們是否有信心去做這位異教徒法老，即將要做的事呢？我們是否有信心，在得知即將臨到的惡劣災難時刻，去聆聽上帝的旨意，並因此準備把部分的時間、財富、勞力、利益、甚至犧牲自我，來付諸行動？當生活富足美好時，我們是否能刻意節制自己的慾望呢？我們是否能憑著信心，而非憑著我們的眼見來做到這一點？當那些最優秀和傑出的智者，還有最德高望重的宗教領袖都告訴我們，未來是無法預知的，除了透過他們憑藉著自身的權威地位，所做的詮釋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還能堅持下去嗎？

親愛的(各位)，我衷心地盼望我們能做到，因為我們已經得到了啟示。我們正處於相對富足和豐盛的時代，適逢人類亙古未有、亦將不再重現的最大試煉降臨前夕。那我是如何知道的呢？上帝已經向我們啟示了！祂已在祂的話語中，對我們指明了，當留意的徵兆，這些徵兆不僅已經發生，而且正在持續應驗中。祂已經明確宣告，當耶路撒冷重歸猶太人之手時，那個世代將親眼目睹主的到來。祂也曉諭我們，在耶穌再次踏上橄欖山前的幾個月，將會出現一段，我們不太可能理解的極其可怕時期。祂也吩咐我們要預備，乃是要將我們的生命，全然交託給祂，以此作為預備。就是要遵循從上帝而來的智慧，量入為出、擺脫債務，尋求祂而非追求個人享樂，並學著單單依靠祂。信靠祂、相信祂，而非我們肉體的感知，與墮落的理性所告知的一切。因為，在我們這個時代，那些沒有預備好的人，將要遭受的毀滅，遠比埃及即將要經歷的，還要更嚴重。

第 36 課第六頁

我們多數的宗教領袖，對此視若無睹，這並不重要。而我們的學界菁英，對此嗤之以鼻，這也不重要。我們的政府當局，以地緣政治的角度審視一切，立法者(議員)，以獲取和維持個人權力的立場，來考量事物，這些統統不重要。因為，我們大多數世俗和宗教領袖，對現實的認知，就像法老的智者博士和術士那樣蒙昧。你知道嗎？上帝並沒有把真理託付他們，祂已將真理寄託給我們，祂真正的教會。並非指那些人道教義、官僚系統的教會組織表象，而是指祂的子民、信徒，那些透過基督寶血、分別為聖的人。

面對法老，接下來的問題是，該由誰來確保，各項籌備工作萬無一失呢？答案顯而易見。上帝揀選來，傳達啟示的人，理所當然要來執行預備工作；就正是約瑟。

於是發生了一件，最不可思議的轉折；希伯來奴隸自監獄釋出，並膏立為全埃及的統治者。約瑟從卑賤囚徒躍居至尊之位，權柄僅次於法老本人。

隨後，舉行了一場盛大儀式，讓全埃及臣民都知道約瑟已位居萬人之上。在這場儀式中，法老賜給約瑟一個新名字：撒發那忒巴內亞(Zaphenath-panea)。如今我們所見的，約瑟的名號，實為一種希伯來語和埃及語的合成詞。學者們聲稱，它的意思，要嘛是“上帝說，他將活下去”，或者意思是“生命的創造與維繫者”。近期，研究學界倒是提出更多的質疑。若將此名視為純正埃及語，則稍微合理一點，我們發現在埃及人的命名體系中，常使用“撒發那忒 zat-enaph”這個通用詞，它代表“受召之人”。約瑟新名字的第二個字“巴內亞 panea”，在埃及語中，也很容易辨別。阿內亞(Aneah)在埃及語是“生命”的常用字眼。因此，他埃及名字的涵義，很可能類似於“他就是被稱作生命的人”。

當今時代，名字僅僅是用來辨識個體的一種方式。但在上古時期，一個名字遠不只如此。名字是一個人的名聲。

那是呈現一個人的個性和特質，或甚至是標誌著社會地位。因此，當約瑟從家奴，變為囚犯，升格為埃及的維齊

爾、府宰 (Vizier of Egypt 維齊爾；古中東大臣的頭銜)，一個新名字則是必要的。這名字須反映出，法老對約瑟 權位和使命的期許觀點。然後為了鞏固約瑟的任命，使之成為永久的職位，毫無疑問的，這是為了換取約瑟的忠誠。法老賜約瑟一名妻子：亞西納(Asenath)，是祭司的女兒。這事非同小可。這位祭司是來自安城神廟(the Temple of On)的祭司，太陽神的城市。在當時，這座神廟是為了供奉拉(Re or Ra)神所建，後世稱為阿圖姆-拉 (Atum-Re)。拉神是埃及最高的神祇。後來，這座位於開羅以北約七至八公里左右距離的安城，逐漸被人稱為赫利奧波利斯(Heliopolis)太陽城(city of the sun)。所以，約瑟娶太陽神-拉祭司的女兒為妻。

儀式結束後，約瑟便啟程，巡行埃及全地，建立一套儲糧體系，用來確保大量穀物得以積存。根據記載，在雅各家族遷居埃及前的六年間，當地連著六年的異常大豐收，按聖經的敘述，這意味著；連續六年的出產極其豐盛。

六年過去了，距離爆發災荒的前一年。此時約瑟，由他埃及妻子生下了兩個兒子，長子為瑪拿西(Manesseh)，小兒子為以法蓮(Ephraim)。

(第三十六課第六頁)

第 36 課第七-八頁

順帶說明，這些是希伯來名字，不是埃及名。不過，按當時習俗，同樣延續至今日希伯來人，以及與許多文化傳統裡，孩子的族裔身分取決於母親的國籍和血統。所以，除了他們有希伯來名之外，這兩孩子，無疑仍是埃及小孩。現在若一名以色列孩子的異族母親，宣誓放棄她原有國籍和異教神祇，就能歸化成以色列的一員。在此情況下，這位母親不再被視為異族人(儘管她族系不同)而是希伯來人了。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。亞西納，約瑟孩子的母親，仍是埃及人，況且，也沒證據顯示，她放棄她埃及人的身分。事實上，以她做為太陽神祭司的女兒，還有埃及公主的身分，皈依希伯來文化，在當時，實屬不可想像。有關亞西納、瑪拿西和以法蓮的關鍵事實，請務必深植於記憶之中。我們在此之前，已從多個角度探討過這問題，但請記住，雅各尚不知還有兩個孫子，以法蓮和瑪拿西。約瑟的兩名孩子，是他埃及妻子所生，無論如何，都當是埃及人，即外邦人。同時也要注意，妥拉在第五十一和五十二節，清晰闡明了兩項要點。第一點，以法蓮意為“富饒”，特別指的是萬物昌盛充盈。這個核心意

象，將延續到創世紀後文中，雅各對以法蓮的預言式祝福裡。然而，同時也要注意，約瑟不可能視埃及為敵對勢力。他反而視埃及為朋友，甚至是安身立命之地。他甚至還稱其是某種意義上的替代家園。因此，儘管我們終將看到希伯來人淪為埃及奴隸，但在聖經裡仍會發現，上帝對埃及的特別眷顧，尤其在末日中的末期，更是如此。果然如上帝所說，飢荒如期來臨。但經文在此，還揭示了一個常被忽略的細節，飢荒範圍極其廣泛。現今很多聖經譯本記載「飢荒遍及全世界」，可是希伯來原文不是這麼說的。原文實際描述，飢荒蔓延於“panim of the eretz”“全地的面容/天下(和合本)”。這是個非常籠統的用詞，並非意圖涵蓋整個地球所有已知、未知的陸地區域。不過稍後，我們會發現，不只是埃及而已，整個中東地區也未能倖免。

同時要注意，儲備糧食的分配方式。這些穀物是採用配給制或買賣制，糧食並非無償發放。按那時代的埃及文獻紀錄，記載了這場飢荒及糧食配給的處理方式，這些記載還完全印證了，我們稍後會讀到的聖經紀實。根據記載，當人們耗盡錢財之後，便將瀕死的牲畜上交法老交換糧食、主食。牲畜耗盡後，他們又交出土地。待到再也沒有可賣之物時，最終將自己出賣給法老，成為他的終身奴隸。法老遂藉此，逐步掌握了埃及所有的土地和財富。這樣也讓他，建立起一支龐大的奴工階級，去修建雄偉的神廟、交通道路，還有城邑。儘管這般作為，盡顯冷酷與算計，上帝卻藉此局勢來保全生命，更確保了以色列民族的生存。

最後一點說完，我們就接著往下討論。我在思考，在饑荒期間，埃及人到底是怎樣看待約瑟的？你們認為；他強迫百姓積存糧食，在豐收期間，節衣縮食的作法，真會有人感謝他嗎？雖然這策略，後來讓眾人得以在災荒下，存活下來。還是說，當許多人為了換取糧食，不得已出賣自己為奴時，而約瑟是否反而遭受百姓的怨恨呢？畢竟，法老使約瑟成為檯面的代表人物。約瑟是這項企劃的最高執行人，正如我們所見，法老曾舉行盛大公開儀式，為了向所有人明確昭示約瑟的權威地位。所有狡猾的政客，會在自己與人民之間，安插代理人，既作為緩衝帶，也充當避雷針的作用。當事情進展順利時，政客便搶先衝到台前，收割民眾的讚揚以及擁戴。但是，當事情出錯或是不受歡迎時，那些政客變得沉默而消失無蹤，然後，讓牌面人物做替罪羔羊、厭矢之的。某種直覺告訴

我，後來發生的種種民怨事端，很大程度上，源於這場事件的餘痛。政府不僅強制沒收，埃及民眾私有土地產出的糧食，還將本屬於他們的糧食賣給他們，人們為換取糧食，往往需要犧牲他們的自由為代價。正是在約瑟死後，新任法老上台掌權，而約瑟的家族，希伯來人，日益壯大及繁榮之時，那些遭剝奪財產、土地的埃及民眾，轉而將矛頭指向了他們。像災荒這樣的情況，不是那麼輕易忘記的，而埃及人最終向約瑟家族進行報復，將他們貶為奴隸的作法，很難說與這段歷史事件毫無關聯。

我們下周上第四十二章。

(第三十六課第七頁至第八頁)